

# 錯

## 置

文◎吳志昇  
圖◎陳永昌

假日的街道上滿是人群，佳芬選擇了一處落地鏡之前，佇立下來。她走近鏡前，望望鏡中的影像。鏡裏的自己依舊雙眸分明，鼻膩鵝脂。佳芬對鏡中人笑了一笑，嘴角的笑意却驅不走眼中的憂鬱。她撥了撥留長了的頭髮，長髮如同小瀑布般地奔瀉而下，在頸邊形成了一道烏黑的簾幕。鏡中的人兒依然有著青春的色彩，只是沈鬱的眼神和年輕的外貌顯得極不相稱。才不過半年的光景，她却覺得彷彿已過了五六年。她知道，人總是要經過場大愛大恨才能成熟的，但她沒想到會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的。「人生就是由一個個超出你預料的意外所構成的」，John Lennon 這麼說過的。佳芬理了理頭髮，回過身去，望著背後那騷動不安的人群。在這些數不清的人影裏，不知隱藏著多少哀矜與喜樂，只是它們全淹沒在永無止境的移動之中。佳芬咬了咬下唇，側身向前，讓自己隱沒在人潮裏。





佳芬回到家時，客廳中的燈還亮著，大哥坐在沙發椅上，擺出一付和螢幕上艾爾帕西諾相同的坐姿，影片隨即打出了劇終的字樣。大哥關掉錄影機，邊取出帶子，邊問道：「芬，怎麼現在才回來？」

「社團迎新呀！」她說出了社團的名字。

「哦，妳真的加入了？有沒有遇到一些文藝小白臉跟妳說他血液中脈動著一股無法抑止的詩和音樂的脈動，沒有妳的柔情化解他的生命便會崩潰這一類的鬼話？」大哥懶懶的問道。

文藝小白臉？形容得真傳神。佳芬想道。記得有次她多買了幾套衣服回來，大哥便一直笑她是「小資產階級預備隊」的成員。等到她弄清了「小資產預備隊」這個名詞的含意時，不禁嘆服短短幾個字所具有的諷刺效力，遠勝過冗蕪的長篇大論。

「沒啦，哥。倒是我學長跟我講了些存在決定意識，Lukács的典型人物什麼的，聽不太懂。哥，過兩天教教我吧。」

「高手啊。想不到他們社裏也有這樣的高手，一直低估了他們。」大哥喃喃地說道。

佳芬往椅上一坐，揉了揉膝蓋，然後撒嬌似地說道：「哥，我學長長得好正

哦，我真想追他。」

「永遠不咬人的 parking dogs

，」大哥說道，「整天說要追誰，追誰，到現在還不是孤家寡人一個。」

「寧缺勿濫嘛，哥。而且，做個快樂的 single noble 總比勉強強強的 unhappy couple 來得好多了。」

大哥說了些 single noble 是資本主義社會逸樂傾向的產物，然後曳著拖鞋，往自己的房間走去。拖鞋的聲音越來越小，終至消匿無聲。

佳芬把自己昨天沒看完的帶子推到錄影機內，然後橫躺到沙發椅上。在外頭，她老是宣稱自己最喜歡看費里尼及維斯康提（這樣別人才會說自己有氣質呀），但回到家裏，她寧可看些不需花什麼腦筋的港片。畫面上出現了倪淑君嬌俏的身影，她躡了躡鼻子，作法使面獸身像動了起來，整得男主角灰頭土臉的。佳芬學著她扮了副鬼臉，心想自己的模樣一定調皮得可愛。她得意洋洋的伸了伸身子，全身覺得無比的舒暢，心中覺得自己真的可以永遠做個快樂的 single noble。

四眼明的身邊圍著一群學弟妹，他用雙眼掃描了他們一回，然後繼續自己的談話。「所以說，浪漫主義本質上是屬

於布爾喬亞們的運動，它的目的是要推翻原本屬於封建貴族階級的古典主義。而它最大的特點是展現個人內心的主觀情感及思想，和古典主義強調大人物的偉大事跡有別。但它關心的對象主要是工業革命之後的布爾喬亞，而不是一般的普羅大眾。只有寫實主義，它才是為人民大眾而產生的。」四眼明停了一下，又說道，「真正的文學是要能洞悉整個社會的真實運作層面，而將其揭露出來。創造新一代的寫實主義文學，便是我們年輕知識份子無可旁貸的十字架：」佳芬忽然間截斷他的話：「可是學長，你不覺得我們這樣每天強調自己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這已經在自欺和人民大眾之間劃上了一道鴻溝？我們原本便是人民中的一份子，而不該是一群特殊的人物，否則我們豈不是成了另一個統治階級？」四眼明沒想到她會提出這種問題，他雙頰漲得通紅，吞吞吐吐地想說些話，可是却無法形成有條理的句子。原本傾聽他談話的社員現在注意力全轉到了佳芬身上，他們眼中充滿了欽羨的神情。佳芬對自己造成的震撼效果相當滿意，但心想自己該到此為止，新社員不該太出風頭的。她想轉身離去時，才發現小余不知何時已到了社裏，他坐在椅上，雙眼平靜地盯著她看。佳芬反射似地低下頭去，她發現自己有點



怕接觸到小余的目光。

她第一次看到慧琦是在一個傍晚，剛下了課，在學院的門口遇到了小余，兩人邊走邊聊些社裏的事。靠近一個交叉路口時，有個女孩揮手向他們示意。小余也向對方笑了一笑。走近時，才發現對方長得很美，長髮披肩，一身雪白，五官靈秀而細緻，眼神柔和，是那種最容易引起男孩子溫柔感及憐惜感的女孩。佳芬內心升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妬意。

「慧琦，我社裏的直屬學妹，何佳芬。」小余指著她說道。

「嘿，你學妹好漂亮哦！」慧琦如同大姊姊般說道，並且伸出手來。

「妳才真的漂亮呢！」佳芬心中想道，但她沒說出口，只是和慧琦握握手，並且問了聲「學姐好」。



小余跟她寒暄了幾句，便和慧琦往女生宿舍的方向走去，佳芬則繼續走向活動中心。踏出十幾步後，她忍不住回過頭來，望向他們的方向。慧琦的右手緊抱著小余的左臂，小余面帶笑容地不曉得跟她說了些什麼，使慧琦笑得花枝顫動，還舉起拳頭輕輕地捶他，佳芬心想，其實小余也不像自己想像中那麼的嚴肅。

自從釘了四眼明之後，她又連續和社裏的幾個學長起了爭論，因而得了個「扎人的佳芬」這個封號。她每次和人爭論時，總是以這樣的話起頭：「可是學長，你不覺得……」，四眼明因此又叫她「不覺大師」。她知道學長們有時不是被她辯倒，而是讓她，自己也常常太過於強辭奪理，但她却很迷戀那種使得對方啞口無言的勝利感。小余卻從來不接受她的挑戰，每當她提出問題時，他總是故意避開，不談論她的話題。剛開始她以為是因為小余怕她，但後來又覺得不像是這個原因，小余的許多觀點遠較她來得深入透徹。直到有次無意中聽到他批評報上的某個專欄女作家寫的東西根本是「婦人之見，不值一哂」，她才知道小余對待自己也是相同的態度。婦人之見？好，你這個大男人主義者，那天我一定把你駁得體無完膚。佳芬對自己說道。

社裏空盪盪的，只剩小余一人。他見佳芬進來，便問道：「佳芬，妳們下午沒課？」

「嗯，下午的課都不想上。」

「好，跟我來。」小余說完便向門外走去，連問也不問她的意見。佳芬本想問清楚要去什麼地方，但念頭一轉，看看小余有什麼把戲也好。小余帶著她穿過地下道，到學校對面一條巷子底的豆花攤。小余叫了兩碗豆花，然後找了個位子，要佳芬坐下。豆花攤的陳設極為簡陋，旁邊的日本式房屋玻璃已破了好幾塊，窗檯上滿是灰塵。小余對著她說道：「別小看了這家豆花攤，在這一帶，它是赫赫有名的。」豆花送上來之後，佳芬先吃了幾口，入口的感覺滑膩甜美，確實和一般的豆花味道大不相同。

小余吃了一口後，便放下湯匙。「我有個讀北醫的同學說過，在北醫，有三件事沒做過的不能畢業。第一，金庸的武俠小說集沒讀完的不能畢業。第二，病理學沒翹過課的不能畢業。第三，後門的蛋餅沒吃過的不能畢業，因為那是他們的『校食』。」他說到此不禁笑了起來，佳芬這才發現他的笑容帶著濃烈的稚氣，在那一瞬間他似乎小了十幾歲。「而沒吃過這邊豆花的，也不能算是社裏正式的社員，因為這是我們的『社



食』。」

機會終於來了，佳芬心想，這次你怎樣也跑不掉了。她故意多叫了一碗豆花，然後趁機問道：「可是學長，你不覺得我們社裏的宗旨太過理想化了嗎？我們成天喊著文學要為群眾服務，但事實上普羅大眾們會看的是通俗的連續劇、小說或電影，他們絕不會去接觸這些聲稱是為他們服務的文學。會讀這些的，反而是我們一直鄙夷的布爾喬亞們，這是不是太矛盾了？」

小余放下湯匙，斜乜了她一眼，然後開口說話。他的聲音低沈冷靜，猶如由深夜傳來一般。

「大一時，我參加了一個服務隊，隊裏的號召是『文化下鄉』，要為偏遠地區的民衆服務。我們在南部的一個小鎮上待了一個星期。那一個星期內事情很多，我們分成幾個小組，在鎮上挨家挨戶的拜訪，拿著調查表問那些歐巴桑們她們平常最主要的消遣娛樂是什麼，到了晚上再做統計。累積幾天下來，發現答案清一色的是看電視，尤其是連續劇及歌仔戲。一個隊員自負地說道：『這些村夫愚婦們，正需要我們的啓蒙。』」

嘿，村夫愚婦，他真的是用這個字眼。事情的高潮是在小學禮堂裏舉行的晚會，隊員們興高采烈的排演了一幕舞臺短劇，兩首合唱曲，以及重頭戲詩與音樂

之夜宴。那晚鎮裏的人扶老攜幼地坐滿了整個禮堂，只是第一首歌還沒唱完時人便幾乎走光了。隊裏的人都忿忿不平，隊長更滿懷悲憤地說道：『曲高和寡，這就是我們文化人的悲哀！』我當時聽了真想哈哈大笑。這些小資產階級們，老是有這種無知的優越感，喜歡用自己的價值觀去衡量別人，進而剝削他人的文化。」他推了推眼鏡，接口說道：「回來之後，整個人的生活頓失重心，那時一直覺得什麼寫實文學，第三電影，只是少數布爾喬亞自身的消費品，和它們宣稱要服務的人民大眾之間根本扯不上關係。那段時期我幾乎不到社裏去。後來，我和慧琦去看了 Norman

Jewison 的『A Soldier's story

』，」他頓了一頓，「影片播完之後，我的感受不深，但是慧琦却有些難過的說道：『我以前都不知道黑人受歧視的問題是這麼嚴重。』那時我頓覺自己的目光是何等的狹隘。我自己對種族歧視、文化剝削、體制壓迫等問題都有了長期的思考及了解，自然不會對這些影片有太多的感觸，但是一定有很多布爾喬亞們，他們和慧琦一樣心地善良、思想開明，却往往囿於自己的文化背景及社會階層，而難以了解和他們不同團體的人他們的想法及心境。而寫實文學，便是啓發他們思想的最佳途徑。『好的

文學就是一種文化人類學』，它的意義也在此。這就是我們社團存在的意義。」

小余的話停了片刻之後，他忽然轉過頭來看著佳芬，滿臉疑惑的神情。佳芬這才發現自己左手托著下顎，目光却一直放在小余的臉上。她急忙低下頭去，注視著桌面，雙頰泛上了一層緋紅。

活動中心禮堂放映「四海兄弟」，佳芬在黑暗中找個位置，坐了下來，不久便注意到前方有個熟悉的背影，是小余，他身邊的長髮女孩，一定是慧琦了。每次見到慧琦，佳芬心中總是升起一股敵意，慧琦和她是完全不同的典型。慧琦個性溫柔嫻雅，總是穿著過膝的長裙，幾乎不曾看過她穿長褲。而她却是強悍活躍，個性逼人，從來不穿長裙，認為那是女性柔弱的象徵。但小余喜歡的，却是慧琦這樣的女孩。銀幕上傳來一陣鎗聲，四個打劫了珠寶回來的結義兄弟突然開鎗殺死了等待他們交貨的另一幫匪徒。四周傳來了一片女孩的驚呼聲，慧琦也把頭靠得更近小余一些，大概是被這突如其來的暴力場面嚇了一跳。佳芬突然明白了她恨慧琦的原因，她恨慧琦，因為她希望自己更像慧琦一點。

佳芬拿著筆在紙上塗滿了字，半晌之後，她才回過神來，仔細辨視自己寫過的句子。「一股化不開的濃濃深情」，